

？（註八）

共和黨政府對消除或和緩此種危機，也寄望於今秋選舉的勝利。我們知道，美國的兩大黨制與英國的不同，尤以議員的黨性強弱差別為甚。美國議員每衡量個別法案與其本身，或關係團體，或選區民衆的利害關係，而決定贊成或反對，非若英國議員大都依其黨的決策，表明贊否。因此之故，即使共和黨能於下屆國會兩院增加若干席位，但對政府政策的支持，恐難有足夠的力量，可以轉變現在的形勢。

尼克森政府根本之圖，需要由徹底檢討其新亞洲政策實施的得失，而決定何去何從。據各外電常報導的，像美國國務院與國防部對越南政策的說法不同；國務卿與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政見相左；副總統的援東言論突出總統宣告的對東政策。諸如此類的情形，都會影響政策實施的功能，而當設法消除的。

近十年來，華府當局對外交政策的制定與運用，都注重彈性（Flexibility）。基於「尼克森主義」的新亞洲政策，更見其彈性幅度之大。去夏尼氏在曼谷發表美國支持泰國抵抗侵略的談話，好像給他幾天前的「關島談話」加上了一些牙齒。今年四月杪，他對美軍入柬的宣告，強化了二月十八日他的「世局咨文」中之有關立場。可是六月底前盡撤在柬的美軍，且對東局的善後不能作具體有效的安排，這又反映出該政策的脆弱了。

如果新亞洲政策的彈性運用，偏向於消極性，而凍結其積極性，則所謂「遵守條約承諾」的保證，將使亞洲國家失却信心，而各謀自保。中立的國

家可能飲鴆止渴，投靠共黨；反共的國家為著防衛，可能集中全力，增強軍備，甚至為核武器之追求。任何此種情勢將導致亞洲乃至世界的禍害，實在不堪設想！美國新亞洲政策何去何從？現在是它抉擇的時候了。

五十九年九月廿七日完稿

- 註一 New Phase in Paris Talks, Internat'l Herald Tribune, Sept. 2, 1970.
- 註二 Excerpts From Nixon's Cambodia Report, New York Times, July 1, 1970.
- 註三 Air Power Efficiency in Cambodia Doubted. New York Times, July 7, 1970.
- 註四 Hazards for Laos in Indochina War, The Guardian, Manchester, June 23, 1970.
- 註五 SE Asia Aid Plan backed by Agnew, Times, London, Aug. 31, 1970.
- 註六 Indochina, Foreign Affairs, An American Quarterly Review, July, 1970, pp. 601-647.
- 註七 Rogers on Japanese TV, Internat'l Herald Tribune, July 10, 1970.
- 註八 Spiro T. Agnew, No Security in Retreat, Internat'l Herald Tribune, Aug. 21, 1970.

毛共最近對外動向之研究

尹慶耀

從去年五月到現在，毛共新任和返任「大使」已達廿八人。香港「大公

報」透露，今年訪問大陸的外國代表團連同重要個人，九月七日以前共三十九起。又據悉，十二個代表團經毛澤東接見，毛共也派出十幾個代表團外訪

。說毛共已積極發動外交攻勢，并無不妥。

毛共攻勢在自由世界引起若干值得商榷的反應和議論，本文擬就此加以探討。不過：（一）研究毛共問題，應以它的九大文件，全會公報，各種紀

念節日文告等關鍵性資料為依據，并從共黨本身的概念或觀念去尋求答案；（2）以客觀的態度、邏輯的推理從事分析，以免一方面承認毛蘇因「和戰」問題發生糾紛，一方面想把好戰的毛共拉進國際社會去謀取和平。筆者信念如此，能否作到，却并無把握。尚希讀者不吝賜教！

由於毛共對外活動日趨積極，不少人以「正常化」來形容毛共當前的外交，這是否恰當呢？

從一九六六年十二月起，毛共把它的駐外「大使」和高級外交官，調回到大陸參加文革，實際上是遭受清算或再教育。一九六七年一月隨着所謂「一月革命」的高潮，大陸進行造反奪權，王力在「外交部」也發動倒陳（毅）運動。有一個時期，毛共的駐外「大使」只剩下一個駐開羅的黃華（他於一九六九年七月十四日被調返平），而「外交部」也弄得烏烟瘴氣。那時候確是不「正常」。

世界上承認毛共的五十一年國，其中白俄羅斯和烏克蘭，原都是蘇俄的加盟共和國，應該除掉。此外雖承認毛共但并未建交，或已經建交但又斷交或中止外交關係者共七國。其餘尚與毛共維持邦交的四十二國中，毛共派出了二十八個「大使」，就認為它的外交已經「正常化」，未免言之過早，何況它到現在還沒有個正式的「外交部」長呢？

當然，毛共還會繼續派出「大使」，慢慢填補它的外交空白，那并不足為奇。問題是人們往往把「正常化」和恢復「理性」拉在一起！的確，毛共現在不再毆辱外國駐平的外交官，不再焚燒人家的使館或代辦處，如果說這就可以證明它已恢復「理性」，仍有商榷的餘地。因為，毛共不會放棄煽動和支持各地的叛亂，包括劫機、炸機，把旅客當作人質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的游擊隊在內，那是不便稱為「理性」的表現的。

其次的問題是，有人看到毛共外交活動加強，就以為它已改變了對外交策。

首先我們得指出，任何共產政權的內外政策，都非由政府而是由共產黨決定。儘管共產黨是一個絕對中央集權的組織，但表面上仍以黨的代表大會為最高權力機關，其重要政策都要記載到大會通過的黨章和政治報告上，對

外政策亦復如是。因此，要瞭解毛共的對外政策，就要注意去年四月一日林彪在毛共「九大」報告、十四日經大會通過的「政治報告」，和同樣是十四日通過的毛共「九大」黨章中有關對外政策部分。至於紅衛兵的鐵拳和周恩來的笑臉，同屬於策略運用，不屬於對外政策。

毛共當前執行的就是「九大」（載於黨章和政治報告）的對外政策。在共黨理論中，對外政策屬於戰略範疇，外交活動屬於策略範疇，前者是對外關係的基本目的、原則和總方向，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是不變的；後者是達成目的、執行原則和向既定方向前進的手段和方法，它是可變、當變且應該善變以表現其靈活性的（註一）。如果把毛共的外交策略當作它的對外政策，那是非常危險的。

二

毛共九大後也就是它當前的對外政策是什麼呢？其基本方針或總路線就是「三反路線」，就是要「打倒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打倒以蘇修叛徒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打倒各國反動派」（註二）。除了帝、修之外，凡不肯與毛共合作的國家、政府、黨派都是「反動派」。比較說來，毛共當前的鬥爭重點，在遠東為反美（帝國主義），反蘇（聯修正主義），反日（本軍國主義）。在西歐則為反美、反蘇、反西德（復仇主義）。不過，在宣傳上，毛共反西德要比反日謹慎得多、有控制得多。因此，本文對毛共反西德的鬥爭，也只能作極少的析述。

毛共把美國當作本質上的敵人、永久性的敵人。早在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澤東就在他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裏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倒了三個帝國主義大國，兩個帝國主義大國在戰爭中被削弱了，世界上只剩下一個帝國主義大國即美國沒有受損失」（註三）。他要把美國當作主要敵人、當作帝國主義的代表。同年八月五日美國發表對華政策白皮書，十四日毛澤東在「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一文裏說：「帝國主義分子決不肯放下屠刀，他們也決不能成佛」。要求「在中國和美國的關係的問題上，還抱有某些幻想的人們」，要「丟掉幻想，準備鬥爭」（註四）。在一九五七年世共會議「宣言」中，補充了「美帝國主義是全世界反動勢力的中心，人民羣衆的

最凶惡的敵人」。在一九六〇年世共會議「聲明」中，「關於帝國主義本性沒有改變的論點；關於美帝國主義是全世界人民的敵人的論點；關於建立最廣泛的反對美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的論點」，都是出自毛共代表團的意見（註五）。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一日「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編輯部聯合文章「駁蘇共新領導的所謂『聯合行動』」中，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毛澤東「提出了建立國際反美統一戰線的口號」，說成是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關於世界革命所提出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戰略思想」。一九七〇年七月廿七日韓戰停戰協定簽字十七週年紀念，「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的聯合社論，標題為「美帝國主義並沒有放下屠刀」。毛共對美國的態度沒有變，也不會變。

毛共曾向蘇俄「一邊倒」。一九五〇年代中葉，雙方對赤化世界的策略發生爭執。一九六四年三月三十日「人民日報」刊載「無產階級革命和黑魯曉夫修正主義——八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開始公開斥蘇俄為修正主義。上述一九六五年的文章，則聲言它同蘇俄「在當代一切根本問題上針鋒相對，有互相分開的東西，沒有聯合起來的東西，有對立的東西，沒有共同的東西」。要和蘇俄「劃清界限」。一九六八年八月蘇俄武裝侵捷後，毛共一則斥蘇俄為「社會帝國主義」（註六）。再則聲言「一個反對美帝蘇修的歷史新時期已經開始」（註七）。三則號召組織反美反蘇的統一戰線（註八）。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珍寶島事件發生後，毛共又指蘇俄為「新沙皇」。雙方的對立正在升級。

日本老早就是毛共赤化的重要目標。隨著時間的進展，毛共對於日本，仇恨的程度越來越尖銳，赤化顛覆的步驟越來越積極。一九六四年一月法國承認毛共的同時，毛共大唱「中間地帶論」。把亞、非、拉丁美洲作為第一中間地帶，把西歐、北美、大洋洲作為第二中間地帶。同年七月十日毛澤東接見日本社會黨佐佐木更三等五人代表團，重提中間地帶論，把日本也包括在第二中間地帶內，且故意表示蘇俄所佔日本領土應該歸還日本。進入文革期後，毛共對日本的態度更趨蠻橫。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佐藤訪美，美日發表聯合公報之後，毛共即視日本為美國「亞洲新政策」的代理人，代美國為「亞洲的憲兵」，竭力斥責日本「復活軍國主義」，企圖重溫「大東亞共榮圈」的迷夢。日本遂成為毛共當前「三反」的主要對象之一。

毛共的文件中，反對帝、修、反由來已久。一九六八年十月毛共八屆十二中全會時，「三反路線」才具體化，一九六九年四月載入九大黨章，一九七〇年九月六日九屆二中全會重申「把反對帝、修、反的鬥爭進行到底」！

毛共自始就把美國當作「帝」的代表；一九六〇年代中期，蘇俄成為「修」的代表；「九大」中林彪所提政治報告，把日本列入「資本主義『心臟地區』」，把日本人民列為「九支」（註九）中的第七位，九屆二中全會公報，又把日本人民提升為「戰鬥團結」的第四位。這是研究毛共對外動向者應該注意的。

三

美、蘇、日為毛共當前在亞洲三反鬥爭的主要對象，但毛共和這三方面都還保持着接觸，於是有人又談論毛共對外政策的彈性、靈活性，甚至認為它已趨緩和。這是正確確呢？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澤東在毛共七屆二中全會報告中，要求他的黨員「必須學會在城市中……向帝國主義者作外交鬥爭。既要學會同他們作公開的鬥爭，又要學會同他們作隱蔽的鬥爭」。聲言「我們的原則性必須是堅定的，我們也要有為了實現原則性的一切許可的和必需的靈活性」（註一〇）。毛澤東不反對靈活性，但那必須是為了實現原則性的一切許可的和必需的，那是一種隱蔽的鬥爭。那屬於策略運用，不屬於對外政策。

就事實言，一九六九年三月珍寶島事件爆發，繼之毛共與蘇俄在新疆省裕民縣有規模更大的衝突，長此演變下去，兩者之間可能發展成一場正式的戰爭。而且在此前後，西方盛傳蘇俄將以突襲方式摧毀毛共的核子設備，迫使毛共一方面加強備戰，一方面謀求緩和戰爭氣氛。九月十一日柯錫金（A. N. Kosygin）與周恩來在平晤談。十月二十日雙方在平開始邊界談判。一九七〇年六月三十日蘇首席談判代表、外交部第一副部長庫茨涅佐夫（V. V. Kuznetsov）因病返國。七月十三日蘇俄另派外交部副部長伊利切夫（I. F. Il'ichev）繼任首席代表，於八月十五日抵平繼續談判。此外，七月六日蘇俄傳出原定派駐北平「大使」斯蒂巴科夫（V. I. Stepanov）

心臟病發，毛共同意蘇俄另派托爾斯蒂柯夫(M. S. Tolstikov)出任斯職(九月十六日經最高蘇維埃明令發表)，外傳毛共已內定劉新權為駐蘇「大使」。七月十日毛共與蘇俄在黑龍江黑河鎮舉行「國境河流航行聯合委員會」第十六次航行例會。八月十七日雙方又在伯力舉行貿易會談，九月十八日「塔斯社」傳出雙方業已簽訂地方通商協定(註一一)。然而，毛共與蘇俄的「原則鬥爭是要長期進行下去的」，它目前只希望「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保持國家關係正常化」(註一二)。而共黨傳統的解釋，所謂「和平共處」策略，是只適用於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之間的。

作為對蘇鬥爭的一環，毛共於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日與美恢復第一三五次華沙會談，二月二十日又舉行第一三六次會談。第一三七次會談原定五月二十日舉行，因為五月一日美軍入柬刺共，毛共於十八日通告美方，單方面決定中止會談，毛澤東且特別選定二十日發表反美聲明，要在全世界掀起反美運動新高潮。不過，毛共的通告中僅稱「原定」的會期「已不適宜。今後會談何時舉行，將由雙方聯絡人員另行商定」。并未完全關閉和談之門。

毛共鼓勵日本左翼激進份子，從事反美日安保條約、反日本本土沖繩化、反美軍基地、反日本擴軍等鬥爭。周恩來且提出對日貿易四原則(見後)，對日本多方刁難，且圖破壞中、日、韓之合作，以及日本與其他盟邦之關係，但毛共與日本半官方之「備忘錄貿易」，仍然繼續維持。

毛共對美、蘇、日之正面鬥爭，係在不公開決裂、不觸發戰爭等限度內，繼續以「蔭蔽的」方式進行。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上講「關於重慶談判」(註一三)，解釋談判也是「針鋒相對」的鬥爭。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人民日報」社論「評美國共產黨聲明」裏說：「以人民羣衆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統一戰線對付帝國主義……的反革命統一戰線，用革命的兩手策略對付反革命的兩手策略，以自衛戰爭對付侵略戰爭，以談判對付談判，以革命宣傳對付反革命宣傳，等等。我們所說的『針鋒相對』，就是這樣的」。目前毛共正同時并用上述種種方式，和它的敵人從事「針鋒相對」的鬥爭。而在與美蘇談判的同時，毛共要求其幹部、黨員學習「關於重慶談判」和「丟掉幻想，準備戰鬥」那兩個文件，更可為證明。但自由世界對這些是不大明瞭的。

一九六九年七月廿一日，美國宣布局部放寬對毛共貿易禁令，允許美國

旅客在外購買不超過美金百元的毛共產品。十二月十九日宣布，二十二日起：(一)美資海外企業對毛共非戰略物資貿易限制，大幅廢除；(二)美國貿易運輸公司、金融、保險公司等，可在海外分支社辦理與毛共貿易之第三國業務，惟不得以美元清算；(三)間接入手的毛共貨品，不以營利為目的而持入美國者，取消過去百元以內之限制。一九七〇年七月十四日毛共派姚廣使波之說業已傳出，對美國乃是一項誘惑。因為今年初兩次美毛「大使」級會談，美國都是由駐波大使斯托塞爾(W. Soessel)以毛共代辦雷陽為對手，如果毛共有一個「大使」赴任，則華沙會談可以升級。於是，七月二十九日美國同意義大利廠商以價值二四〇萬美元、裝有美製引擎的八十部大型卡車售與毛共。八月二十八日美國務院宣布，在海外的美國石油公司，可為駛往亞洲共產國家的船隻補充燃料，惟駛往北越者除外(註一四)。不過，姚廣已於八月廿三日離平赴任，毛共迄尚無恢復華沙會談的意向。

日本對於與毛共間的關係，在貿易上害怕丟掉大陸市場；在政治上擔心落人背後，趕掉了巴士。因而主張「政經分離」，從事貿易、文化、人事交流，以漸進方式改善日毛關係。毛共則從兩條渠道與日貿易，其一是以毛共承認的「友好商社」為對手的「友好貿易」，它約佔日毛貿易總額的九〇%，毛共藉此項貿易套購所需的日本機器、設備與物資，且為日本左翼親毛勢力提供活動經費；其二是半官方的「備忘錄貿易」，它約佔日毛貿易總額的一〇%，由日本自民黨議員古井喜實等出面，幕後主持人是自民黨元老松村謙三，今後則擬由藤山愛一郎接棒(藤山希望今年十一月再度訪平)，毛共利用一年一度的貿易談判，分化自民黨，進行政治作戰。今年四月十四日毛共與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等七個「友好貿易團體」，發表「共同聲明」；十九日毛共與日本「備忘錄貿易」代表團，發表「會談公報」。二者同樣附隨毛共宣傳，醜詆日本政府。

今年八月毛共邀請日本社會黨由黑田壽男和由佐佐木更三分別率領的兩個代表團訪問北平，該黨委員長成田知己也正希望往訪。佐佐木返日後，正籌組統一戰線并展開大規模人民運動，促使日毛「國交正常化」。他透露運動的原則為：(一)支持反對美帝的統一戰線；(二)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三)粉碎日美安全體系；(四)打倒美帝、佐藤反動政府及其追隨者(註一五)。至毛共所以尚未允成田往訪，是要迫他對以北平為核心的統一戰

線及毛共所謂日本人民的「四大敵人」(美帝、蘇修、佐藤政府、日修)之說表示態度，實際上是要社會黨做毛共在日本的爪牙。

此外，曾在北平居留十二年半、有民間「大使」之稱的西園寺公一，於八月廿二日返抵日本。毛共「備忘錄貿易東京辦事處」代表趙自瑞、「北京日報」記者王泰平、「光明日報」記者劉德有，都於同月二十八日抵東京。今後毛共對日本民間尤其是貿易與文化界，定將積極展開活動，但表面上並不違反若干日人加強與毛共「交流」的願望。

回憶今年四月廿日周恩來在平接見松村、藤山、古井等時，提出對日貿易四原則：(一)凡協助台灣及南韓者；(二)凡在台灣及南韓投資者；(三)凡運軍火往越南、寮國及柬埔寨以進行美帝侵略戰爭者；(四)美國在日之附屬公司等，毛共均不與之從事貿易(註一六)。然毛共刻正大量洽購日本的卡車、工作母機、化學藥品及特殊鋼等。今年上半年日毛貿易總額四億二、六五〇萬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七十七%。而五月間被毛共剔除的日本「和光交易」社長國分勝範應邀於七月訪平，同時，毛共又向義採購使用美製引擎的卡車，這些都有違周四原則。毛共一方面購入敵人物資，一方面對敵人發動政治鬥爭，乃其兩手策略靈活運用之一項實例。

蘇俄則「依靠實力地位，表面和解，實際拖延，利用中蘇談判的名義，追求另外的目的」(註一七)。對毛共「進行核威脅」(註一八)。在邊界集結兵力，「把它的大批軍隊開進鄰近中國的別的國家」。「猖狂地採取軍事部署把進攻矛頭指向」毛共(註一九)。今年八月廿八日蘇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在哈薩克共和國革命五十週年紀念大會中，強調蘇俄將致力於毛蘇「國家」關係正常化，但同時他也在該共和國首府阿拉木圖檢閱蘇俄的火箭部隊。

蘇俄不同於美、日，它深切瞭解毛共的兩手策略，自己也用兩手對付。惟若自由世界過度鼓吹毛蘇的戰爭危機，或扶助毛共對抗蘇俄，就會使蘇俄更多所顧忌了。

四

毛共在緩和對美、蘇、日的正面衝突的同時，自然要加強側面進攻。主

毛共最近對外動向之研究

要方式在組織三反的統一戰線。但其重點地區何在呢？讓我們看毛共的「大使」先派往何處。

歐洲——耿飆(駐阿爾巴尼亞，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五日)、黃鎮(法國，五月廿日)、張海峯(羅馬尼亞，六月十七日)、王棟(瑞典，六月十七日)、史梓銘(芬蘭，一九七〇年四月九日)、曾濤(南斯拉夫，八月十五日)、呂志先(匈牙利，八月十五日)、姚廣(波蘭，八月廿三日)、宋之光(東德，九月二十日)。

亞洲——王幼平(北越，一九六九年六月五日)、康茅召(柬埔寨，六月六日，已斷交)、張彤(巴基斯坦，六月七日)、秦加林(敘利亞，六月十九日)、王澤(尼泊爾，七月十二日)、謝邦治(阿富汗，七月十七日)、王若杰(葉門，七月十九日)、李雲川(北韓，一九七〇年三月廿三日)、馬子卿(錫蘭，八月十一日)。

非洲——仲曦東(坦桑尼亞，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二日)、韓克華(幾內亞，六月十二日)、秦力真(尚比亞，六月十二日)、王雨田(布市剛果，六月十九日)、馮于九(茅里塔尼亞，七月十五日)、楊琪良(阿爾及利亞，七月十九日)、孟鉞(馬利，一九七〇年四月十六日)、楊守正(蘇丹，四月廿三日)、柴澤民(阿聯，六月廿五日)、樊作楷(索馬利亞，九月十九日)。

顯然，毛共統戰的重點地區為亞、非及東歐。「九大」以後，毛共就把在文革中經過再教育重新以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大使」，陸續派往該等地區活動。

毛共九大時，北韓竟沒有一通賀電，因之林彪政治報告中的「九個堅決支持」，也不包括「朝鮮人民」在內。去年七月起，毛共北韓開始改善關係，隨着美國亞洲新政策以及美日聯合公報的出現，二者又加強了勾結。亞洲新政策促使毛共加緊在亞洲的活動，首先是促成中南半島共黨武裝的聯合作戰。今年二月寮國戰局吃緊，三月間北越和越共在柬埔寨的活動，使施亞努也不能忍受，而啓程向俄毛尋求解決。三月十八日柬埔寨政變，十九日施亞努由莫斯科奔向北平，毛共認為奇貨可居，利用他作傀儡，加緊亞洲的統戰。

四月初周恩來訪問北韓，八日發表聯合公報，高呼反美反日。同月廿四

，廿五日毛共唆使北越、越共、寮共和施亞努流亡組織，在中國邊境某地舉行「印度支那人最高級會議」，一個「三國四方」的反美統一戰線於以出現。周恩來曾趕往會議地點予以激勵。毛共還放射了一個赤色衛星助勢。六月廿五日韓戰二十週年紀念前後，上述三國四方及毛共、北韓的代表團，先後在平壤及北平擴大紀念，以北平為核心，聯合東南亞及東北亞赤色勢力，組織反美反日統一戰線。從毛共立場言，使蘇俄在亞洲形同孤立，也就間接達成反蘇目的。

在東歐，自一九六八年八月捷克事件後，毛共除勾結阿爾巴尼亞、拉攏羅馬尼亞外，更着手改善與南斯拉夫的關係，並與東歐各國普通加強貿易。現今毛共對南、匈、波、東德均已派出「大使」，而南駐平大使奧列什查齊（五月廿三日）、匈駐平大使戈多爾·費化茨（八月廿九日），均已抵步。傳波已派其前駐平使館代辦弗·斯塔霍維克（音）為新任駐平大使。

毛共在東歐的活動，係對蘇俄的西線作戰，以減輕東線上蘇俄的壓力。今年五月卅日阿共頭目霍查演說中，一面承認阿南之間的意識形態鬥爭仍將繼續進行，一面於指明「最近兩年來，黑魯曉夫修正主義者一直在威脅南斯拉夫和它的各族人民」之後，接着說：「在發生危險時，阿爾巴尼亞人民將站在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一邊，反對威脅我們兩國人民的自由、主權和民族獨立的任何侵略者」。當然，毛共僅能鼓動出一個對蘇不甚友好的巴爾幹，要在東歐建立一個反蘇的統一戰線是沒有可能的。不過，六月間羅國務委員會副主席波德納拉希率領的議會和國務委員會代表團，七月間由羅國防部長約尼查率領的軍事代表團，都是先訪平壤再訪北平，後者在中國大陸與北韓軍事代表團參加了毛共的建軍節，且均經毛澤東接見，想來是蘇俄所不願見的景象。

毛共對西歐亦展開其外交攻勢。今春以來，英駐平外交官已准恢復文革前的活動範圍。五月一日毛曾在天安門故意與英代辦交談，被焚的英國使館於同月中旬開始修復。六月初毛澤東電賀英女王誕辰。七月底於刑滿前八個月提早釋放英工程師瓦特。九月三日毛共民航專家十八人抵英，將歷訪英各飛機製造廠。據傳英將允許毛共採購任何類型的飛機，而毛共則將用之於開設國際航線，且主要作援非運輸之用。

毛共在西歐活動，仍以法國為中心。駐法「大使」黃鎮，乃毛共九屆中

委。當毛共恢復對外派遣「大使」時，除駐阿爾巴尼亞的耿飈（亦中委）外，以黃鎮返任最早。今年七月法總理府計劃和領土整治部長安德烈·貝當古率團訪問毛共，為法毛建交以來，法政府代表團訪平的首次。外傳十月間周恩來將訪問非洲、中東、東歐，然後轉往法國訪問，法雜誌且稱周已在旅社預定房間。又傳法前總理墨維爾也將於十月訪平。英國也有將派高級官吏訪問毛共之說。

毛共對東、西歐的笑臉攻勢，目的決非單純增進貿易、套購西方物資等，而是重在擴大統戰範圍，減低美蘇影響力，且作對西德鬥爭之一環。

西德的技術、設備，為毛共之所需，目前西德與毛共的貿易，當法毛貿易之二倍。今年八月十二日簽訂的德蘇條約，被毛共視為美蘇勾結和蘇俄西守東攻加強對毛共壓力的措施之一。不過該約既承認不以武力解決糾紛，又使戰後的東西歐疆界暫時固定，並將加強東西歐的經濟聯繫，因而為東歐所歡迎。另一方面，該約使西歐國家心存疑懼。戴高樂時之「東向」政策，現已為西德搶先，法國在外交上落後，與西德關係亦趨冷淡。為毛共造成一項機會。

毛共加強對東西歐外交活動，可間接沖淡德蘇條約的影響力。惟毛共既不願放棄與西德的貿易關係，又不願開罪東歐，故對德蘇條約遲遲未作正面抨擊。八月十六日，毛共藉正在大陸訪問的阿爾巴尼亞國家計委主席凱萊齊之口，指責蘇俄與「波昂復仇主義者」簽約，「從歐洲騰出來手來集中力量到其他地區」特別是在亞洲反對毛共，是「新的背叛行徑」。直到九月十二日「人民日報」才發表「評蘇聯西德條約」，斥為「蘇聯修正主義領導集團對德國人民、蘇聯人民和歐洲人民的利益的大叛賣，是用『和平』的偽裝來掩蓋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和西德軍國主義侵略面目的大騙局，也是蘇修同美帝又勾結又爭奪，在歐洲劃分勢力範圍，加緊推行『全球慕尼黑黑』大陰謀的一個組成部分」。

毛共對於若干亞非國家，即在文革期間，也未停止軍經援助。亞洲的巴基斯坦、尼泊爾、阿富汗都是接受毛援的。今年九月十二日毛共又簽約貸款錫蘭。在非洲，文革期間黃華依然坐鎮開羅。幾內亞、茅里塔尼亞等國家，仍然接受毛共援助。最近訪平的外國代表團，來自非洲及中東地區者為數不少。毛共又以三十年（一九七三——二〇〇三年）為期，提供無息貸款二億

八千萬美元（或稱爲四億），援建長達千五百餘公里的坦尚鐵路。此路經濟價值不高，過去曾向美國及世銀貸款未遂。現經毛共技術人員三年勘察完竣，十月即將開工。此路一成，毛共可有效支援莫三鼻給的反葡游擊和羅得西亞的紛爭。又尚比亞產銅，爲重要戰略物資，毛共可優先獲得。現毛共在坦桑尼亞約有軍事顧問二百人，且擬在達萊撒蘭附近建立海軍基地。那麼，毛共將來向印度洋試射洲際飛彈，當可大感便利。布市剛果爲毛共在非重要顛覆據點，不久前僞「國防部」副部長栗裕曾率軍事代表團往訪，剛果也派代表團訪問大陸，傳曾要求鉅額援助。西非的茅里塔尼亞，有毛共醫療技術人員數百，在叢林中活動。八月間毛共邀請南葉門主席薩勒姆·魯巴伊·阿里率領的代表團，以及在中東停火問題上支持納塞立場的蘇丹主席加法爾·穆罕默德·尼邁里率領的代表團前往大陸訪問，後者且有國防部長兼武裝部隊總司令哈立德·哈桑·阿巴斯趕往參加。毛共除竭力破壞越南與中東問題外，如在非洲煽起新的暴亂，美國能否有劍及履及的干預行動，實屬疑問。因此，今後毛共對非洲的活動，實值得注意。

五

毛共爲擴展其國際三反統一戰線，乃遵循列寧的策略原則：利用任何「裂痕」（即使是微小裂痕）分化敵人，利用各種機會（即使是極小機會）擴大同盟者。其當前作法爲：（一）不在意識形態上強人同己，以拉攏曾被斥爲修正主義的南共，主張獨立自主的羅共與韓共，及在毛俄鬥爭中採中立立場的北越等等；（二）迎合對方之所好與所需，以反美仇日心理拉攏北韓，以反「有限主權論」、反「霸權主義」言詞接近羅共，以反「超級大國」主宰世界命運論調誘引法國，以同情「打敗白人殖民者」（九月七日尼邁里在北平宴會中語）立場勾結蘇丹，以防止「世界黑尼黑」的宣傳，鼓動中南半島及中東好戰份子反對和談；（三）多叫反美、少叫反蘇，拉致不願公開反蘇者入彀。但此并非自由世界所稱之毛蘇關係緩和，每逢重要關頭毛共不忘單獨表示其反蘇立場。今年四月列寧百年生誕，毛共爲文盡情揭露蘇俄對內的法西斯專政和對外的社會帝國主義面貌；「八一」建軍節社論，抨擊「社會帝國主義」者凡十四次。九月毛共九屆二中全會公報，再度強調三反九支，重提

蘇修及社會帝國主義字樣。最近北平街頭又出現紅衛兵遊行，高呼打倒蘇修；（四）以擴大貿易誘引資本主義國家，以軍經援助支援亞非反帝；（五）以僞幣五〇萬元物資予甸，以五、二六〇萬元物資予羅，慰問二國水災。對無邦交的祕魯地震，也贈予一五〇萬僞幣。對外實施銀彈攻勢。

三反路線仍以武裝鬥爭爲主，毛共決不願東南亞與中東有真正和平出現。毛澤東反美聲明中，要求中南半島三國人民「堅持持久的人民戰爭」。現在柬作戰的北越及越共軍隊，均佩戴施亞努像章，并竭力拉致高棉人參加作戰。八月廿二日施亞努的「民族統一陣線」中委會公報，「批准了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和政治局關於擴大國內抵抗運動領導人職責的幾項建議」。聲言一些「大臣」要「逐步派到解放區去」，還「吸收了許多國內抵抗運動的人士到中央委員會中來」。這正是人民戰爭的準備。

今年三月阿拉法特曾訪北平，八月又派特使尤尼斯往訪，同月廿五日大批毛幹前往大馬士革，現毛共正經敘利亞運濟巴游擊隊武器，并主持訓練事宜。而最暴戾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游擊隊，一向手執毛語錄，使用毛製武器。該游擊隊與前述「人民陣線」以劫機等暴行破壞中東停火，并導致巴游擊隊與約旦政府發生衝突。

然毛共三反統一戰線，并非銅牆鐵壁。北韓、北越與毛共勾結的同時，從未忘記與蘇俄的聯繫。八月十五日北韓「解放」廿五週年，毛共未有賀電亦未派有代表團。蘇俄却派它的第一副總理馬祖洛夫率高級代表團前往平壤，他在紀念大會演說中，把去年六月經布里茲涅夫提出、被毛共視爲「反華包圍圈」且已沉寂多時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論調重新提出（北韓通訊社在報導中予以刪除）。他更進一步說：「蘇聯認爲，在很多地區特別是侵略源泉或有爆發新紛爭之潛在危機的地區，建立集體安全體系，是當前的切要問題。」在中南半島，寮共和寮國政府的和談正在醞釀；北越首席代表阮春水於八月廿六日、越共首席代表阮氏平於九月十四日先後返回巴黎，二者都表示願與美國代表祕密會談。當然，共黨的談判本是一種戰術，毛共原則上不必反對，但如果是出自蘇俄的影響，它就要指爲新的「慕尼黑」陰謀，而煽動武裝鬥爭加以破壞。

毛共不斷鼓吹「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煽惑人家以「人民戰爭」從事革命。但「人民戰爭」須「堅持自力更生的方針，依靠本國人民的力量」（註

二〇)。五月廿日毛澤東的反美聲明中，提出「誰怕誰」的問題。他一面指美國是「紙老虎」，一面說「弱國能够打败強國，小國能够打败大國」。依靠這項假定他要求「印度支那三國人民加強團結，互相支援，堅持持久的人民戰爭，一定能够排除萬難，取得徹底勝利」。毛澤東以第一人稱「支持」他們，但聲明中未作出任何具體承諾。

此外，毛共在「八一」建軍節中，一面號召「做好防禦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侵略、對付突然襲擊的一切準備」，一面色厲內荏地聲稱「我們加強戰備，完全是爲了防禦」。敵人不「竄入」，它是「不犯人的」。同時，毛共雖然支持人家打「人民戰爭」，自己却一再聲明它「沒有在國外派駐一兵一卒」(註二一)。它只以毛語錄、毛像章、技術及戰術人員、少量的金錢與武器給予支持。換言之，它是以極爲低廉的代價，支使他人從事「代理戰爭」。只要沒人迫它在挺身而出或龜縮不前的問題上攤牌，它的此項伎倆仍可得售。

六

今年元旦毛共「兩報一刊」社論，認爲七十年代「將是人民革命風暴在全世界更大興起的年代，將是帝國主義在重重矛盾中加速崩潰的年代」。它一方面加緊輸出暴力革命；一方面聲言「同一切國家在和平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發展外交關係」。換言之，以和戰兩手執行三反路線，至少是今後十年毛共對外動向的總規律。所謂「人民革命」包括民族解放運動，也包括各國學生、工人、左派份子的鬥爭。後者不僅指美國與日本等，一九六八年法國「五月危機」時毛共的作爲，頗足發人深醒。

毛共認爲「帝國就是戰爭」，因而它必須備戰；毛共正強調「革命制止戰爭」(註二二)，因而它必須支持各地武裝叛亂。引起「國際革命」削弱人，使敵人不再有攻擊自己的力量，這是學自列寧(註二三)。從毛共看來，那是信條，那是「理性」，那是它對外活動的總方向，但那并不排斥以笑臉軟化敵人、孤立敵人。

註一：請參閱毛共一九五八年中文本庫達科夫(L.N. Kudakov)著「

現代國際關係史」緒言，及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澤東在毛共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

註二：毛共九大黨章第一章「總綱」。

註三：見「毛選」第四卷，一四七六頁。

註四：同註三，一四九一、一四九二頁。

註五：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人民日報」刊載「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即「一評」。(按「聲明」中有云：「美帝國主義是世界反動勢力的主要堡壘，是國際憲兵，是全世界人民的敵人」。)

註六：一九六八年八月廿三日「人民日報」。

註七：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七日毛、林、周支持阿爾巴尼亞正式退出華沙公約電文中語。

註八：參閱一九六八年十月卅一日通過、十一月二日公佈的毛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公報。

註九：林彪政治報告中「堅決支持」各國家、各地區人民的反帝、反政府鬥爭共有九個，其先後順序即代表其輕重緩急。

註一〇：同註三，一四二八、一四三七頁。

註一一：一九六七年二月毛俄即斷絕「大使」級關係，最近三年未有正式貿易協定。又一九五九年毛俄貿易額最高，達一八億四、九四〇萬盧布，一九六九年最低，僅五、一一〇萬盧布。一九六八年爲八、六四〇萬盧布。目前雙方簽訂者爲東北邊境地方通商協定。

註一二：一九六九年十月七日毛共的「聲明」。

註一三：同註三，一一五五、一一六四頁。

註一四：自韓戰以來，毛共與北韓即爲此項禁令之對象，而今經已解除。

註一五：一九七〇年九月一日「新華社」電。

註一六：一九七〇年四月廿二日星島日報載泛亞社東京廿一日電。

註一七：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五日香港「大公報」。

註一八：一九七〇年四月廿二日毛共「兩報一刊」文章「列寧主義，還是社會帝國主義」。

註一九：一九七〇年八月一日「兩報一刊」社論「提高警惕，保衛祖國」。

註二〇：一九六五年九月三日林彪論文「人民戰爭勝利萬歲」中語。

註二一：一九七〇年七月十四日「人民日報」評羅吉斯電視談話，「八

一」社論中亦有類似語。

註二二：均毛澤東語，見林彪政治報告中所引。

註二三：「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三一七頁。史達林在「論列寧主義底幾個問題」中曾予引用，上列出處亦爲其原註。